

钦定诗经传说汇纂

第二函
七册

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七

唐一之十

集傳

唐國名。本帝堯舊都。

鄭氏康成曰。今日犬原。晉陽。是堯始居此。後乃

遷河東。

平陽。

在禹貢冀州之域。太行恒山之西。犬原大

岳之野。

孔氏穎達曰。犬行。恒山。皆在河北。故屬冀州。晉之東境。迫此二山。故云之西。禹貢云。

既修犬原。至于岳陽。鄭注云。岳陽縣。犬岳之南。犬

岳在河東。名霍犬山。河東犬原。皆晉境所及。故云。

犬原大

岳之野。

周成王以封弟叔虞。為唐侯。

孔氏穎達曰。晉世家云。成

王與叔虞戲。削桐葉為珪。曰。

南有晉水。

王氏應麟曰。水經。汾

以此封若。於是封叔虞於唐。

水過晉陽縣東。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。晉水出縣西懸甕山。

至子燮乃改國號

曰晉。後徙曲沃。又徙居絳。

嚴氏粲曰。晉之遷徙不一。歷歷可考。自叔虞始。

封於晉陽。其後三世至成侯。自晉陽徙曲沃。八世至穆侯。自曲沃徙絳。十世至昭侯。自絳徙翼。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。至其孫武公并晉。又自曲沃徙絳。其地土瘠民貧。勤儉質朴。

憂深思遠。有堯之遺風焉。

班氏固曰。河東本唐堯所居。有先王遺教。

君子深思。小人儉嗇。○張氏栻曰。堯之遺風。只是儉而用禮一事。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。其

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。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。唐

叔所都。在今大原府。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。

皇朝

原府。卽今太原府。曲沃。今平陽府聞喜縣。絳州。今平陽府絳州。竝隸山西。

集說

鄭氏康成曰。昔堯之末。洪水九年。下民其咨。萬國不粒。於時。殺禮以救艱厄。其流乃被於

今。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。成侯曾孫僖侯。甚嗇愛物。儉不中禮。國人閔之。唐之變風始作。○蘇氏轍曰。晉詩而謂之唐。以爲此堯之舊。而非晉德之所及也。○范氏處義曰。晉之爲晉久矣。而詩猶謂之唐。蓋具二美焉。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。萬世如一日。故存唐之名。示不忘堯也。一則以見聖人之思古。故凡有古之名。號存於世者。不輕變易也。○劉氏瑾曰。叔虞封唐。燮侯號晉。十七傳至晉侯緡。爲曲沃武公所并。然武公能滅晉之宗。而不能滅唐之號。能冒晉之號。而不能繼唐之統。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。故總名其詩爲唐。以寓意焉。然則晉詩稱唐。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。而魏風

首晉。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。世變如此。春秋欲不作。不可也。

蟋蟀在堂。歲聿其莫。

允橘反

其莫。

音慕

今我不樂。

音洛下同

日月

其除。

直慮反

無已大。

音泰

康職思其居。

叶音據

好。

呼報反

樂。

無荒。良士瞿瞿。

俱具反

集傳

賦也。蟋蟀。蟲名。似蝗而小。正黑。有光澤如漆。有角。

翅。或謂之促織。

陸氏璣曰。蟋蟀。一名蜚。一名蜻蛚。幽州人謂之趨織。里語曰。趨織鳴。懶婦驚。是也。

九月在堂。聿遂莫晚。

孔氏穎達曰。七月之篇說蟋蟀云。九月在戶。此言在堂。謂在室

戶之外。與戶相近。時當九月。歲末為暮。而言除。去也。大歲聿其暮者。言其過此月後。則歲遂將暮耳。

康過於樂也。職主也。瞿瞿。却顧之貌。

朱氏公遷曰。顧其後也。

○唐

俗勤儉。故其民間終歲勞苦。不敢少休。及其歲晚務閒之時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。而言今蟋蟀在堂。而歲忽已晚矣。當此之時而不爲樂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。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。今雖不可以不爲樂。然不已過於樂乎。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。使其雖好樂而無荒。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。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。蓋其民俗之厚。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。

集說

朱子曰。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。作是詩。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。說今我不樂。日月其除。便又說無已。犬康職思其居。○輔氏廣曰。今我不樂。日月其除。張而不弛。文武不能也。無已犬康。職思其居。弛而不張。文武不爲也。好樂無荒。良士瞿瞿。一張一弛。文武之道也。○姚氏舜牧曰。士農工商各有其職。各有其居。就其職而思其居。則必各止其所。無然遊縱以荒其職矣。○張氏彩曰。此詩大意。謂窮窘迫促。非可久之道。如此歲暮休藏之時。曷嘗不可爲樂。惟無至於犬康而忘其當修之豫備。則樂亦何妨於事哉。觀彼瞿瞿之良士。何嘗不樂。但不至於荒耳。

○蟋蟀在堂。歲聿其逝。今我不樂。日月其邁。叶力

反制無已犬康。職思其外。叶五好樂無荒。良士蹶

蹶俱衛反

集傳賦也。逝邁皆去也。外餘也。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。

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。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

所不及。故當過而備之也。歐陽氏修曰。職思其外者。謂廣為周慮也。○蘇氏轍曰。既

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。蹶蹶動而敏於事也。孔氏穎達曰。釋詁云。蹶動也。釋訓云。蹶蹶

敏也。○朱氏公遷曰。動即勤動之義。

集說輔氏廣曰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。故常思慮在事外也。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。

○蟋蟀在堂。役車其休。今我不樂。日月其慆。吐

反叶佗
侯反

無已大康。職思其憂。好樂無荒。良士休

休。

集傳

賦也。庶人乘役車。歲晚則百工皆休矣。

孔氏穎達曰。春官巾

車注云。役車。方箱。可載任器以供役。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。故役車休息。是農工畢也。○蘇氏轍曰。歲晚則入居於室。而役車止。悵過也。休休安閑之貌。樂而有節。不至於淫。

所以安也。

季氏本曰。休休以安為念。亦懼意也。

集說

黃氏佐曰。既思職內之事。又思職外之事。內外若無遺患矣。然憂患之來。又有出於非常。以為遠而

又在近。所謂謹備其所憎。禍常生於所愛。則亦不可不思慮也。如此。則思患豫防。無所不至矣。焉有不安者乎。



劉氏瑾曰。此詩必曰蟋蟀在堂。而後曰。今我不樂。則能不遊於逸矣。既曰。今我不樂。又曰。無已大康。則能不淫於樂矣。曰。職思其外。則儆戒無虞也。曰。好樂無荒。則無怠無荒也。以詩人之克勤克儉。所憂所思。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。而其發於詩者。與伯益告戒之辭。同條共貫。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。○鄒氏泉曰。此詩言愈緊而意愈切。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。未及其餘也。次言外則及其餘矣。然猶是過而備之耳。未切於憂也。言憂則操心危。慮患深。常在多凶多懼之地。而比上之思。備其餘者。益切矣。

蟋蟀三章章八句



張子曰。晉以土地薄。民貧。故其俗本來儉。儉而用禮。乃有堯之遺風。指詩人而言也。惟晉詩此意為多。可以意求。○劉氏瑾曰。自堯而至於周。蓋千餘年矣。而其風化流傳。固結於唐人之心。

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。親愛和樂之恩。警戒忠告之情。備見於詩。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。

山有樞。

鳥侯昌朱二反

隰有榆。

夷周以朱二反

子有衣裳。弗曳弗

婁。

力侯力俱二反

子有車馬。弗馳弗驅。

祛尤虧于二反

宛。

於阮反

其

死矣。他人是愉。

他侯以朱二反

集傳

興也。樞。莖。

音也。

今刺榆也。

呂氏祖謙曰。陸璣疏云。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

榆為茹。美滑於白榆也。榆之類有十種。葉皆相似。皮及理異耳。榆之皮色白。者名粉。婁亦曳也。孔氏穎達曰。曳者。衣裳在身。行必氏一正曰。曳婁。蓋服。馳走驅策也。孔氏穎達曰。走馬謂衣裳而行動之意。

爾雅疏曰。榆白粉也。爾雅疏曰。榆

宛坐見貌愉樂也。○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。故言山則有樞矣。隰則有榆矣。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。則一旦宛然以死。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。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矣。



朱子曰。詩所以能興起人處。全在興。如山有樞。隰有榆。別無意義。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。子有衣裳耳。○劉氏瑾曰。宛其死矣。而衣裳車馬。徒爲他人之樂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。其意欲盡樂於生時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。而憂反愈深。雖答前篇爲樂之意。而意則愈感矣。

○山有栲

音考叶去九反

隰有杻

女九反

子有廷內。弗洒弗

埽。叶蘇后反。子有鐘鼓弗鼓弗考。叶去九反。宛其死矣。他

人是保。叶補苟反。

集傳興也。栲山栲。勅居反。也似栲。色小白。葉差狹。孔氏穎達曰。郭璞曰。栲似栲。生山中。亦類漆樹。

俗語曰。櫨櫨栲漆。相似如一。杻。櫨。音億。也。葉似杏而尖。

白色。皮正赤。其理多曲少直。材可為弓弩幹者也。陸氏璣曰。

杻。枝葉茂好。二月中葉疏。華如棟而考。擊也。保。居有也。

范氏處義曰。他人是保。謂保而有之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上云他人是愉。為得已樂。以為樂。此云他人是保。為得已之安。以為安也。

○山有漆。

音七

隰有栗。子有酒食。何不日鼓瑟。且

以喜樂。

音洛

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。他人入室。

集傳

興也。君子無故。琴瑟不離於側。永長也。人多憂。則

覺日短。飲食作樂。可以永長此日也。

總論

輔氏廣曰。蟋蟀但言不可不及時。以自樂。而遂相

戒。以為不已。過於樂乎。則是初未必敢為樂也。故
國人又作山有樞之詩。以荅其意。而寬其憂。然其所謂
樂者。豈或至於溺情極欲。流而不反者哉。觀於唐風之
所謂樂。或不及而失於蹙。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。
○謝氏枋得曰。始言他人是愉。中言他人是保。末言他
人入室。一節悲一節。此亦憂深思遠也。○許氏謙曰。蟋
蟀以為不可過於樂。而豫防事變憂患之不測。其憂固

已深矣。然其勤儉自守。思患豫防。其意猶可制。而此詩所思。又若朝不謀夕者。故曰憂愈深而意愈盛也。

山有樞三章章八句

集說

呂氏祖謙曰。前漢地理志云。唐詩蟋蟀山有樞。葛生之篇。皆思奢儉之中。念死生之慮。

○輔氏廣曰。以此詩為答前篇之意。而寬其憂。則句句有著落。有意味。此義蓋自先生發之。然亦因天保為報上之詩。故并既醉假樂諸篇。皆得其正也。

揚之水白石鑿鑿。

子洛反

素衣朱襮。

音博

從子于沃。

叶鬱

既見君子云何不樂。

音洛



比也。鑿鑿。巖貌。襮。領也。諸侯之服。繡黼領而丹

朱純

音也

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純

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

服之裏衣也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

唯諸侯乃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○晉昭侯陸氏德明

得服之耳

傳及史記作昭侯○嚴氏祭

曰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

為桓叔孔氏穎達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

屬晉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應劭曰

武帝於此聞南

越破改曰聞喜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

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

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

唐

不樂也。

集說

歐陽氏修曰。激揚之水。其力弱。不能流移白石。以興昭公微弱。不能制曲沃。而桓叔之強於晉國。如

白石鑿鑿然。其民從而樂之。○蘇氏轍曰。昭公始封桓叔於曲沃。沃盛強。昭公微弱。雖欲去之。而不可得矣。譬如揚水。以求其能流。雖物之易流者。有不能流矣。而況於石乎。祇以益其鑿鑿耳。民知昭公之不振也。故將具諸侯之衣。以從桓叔于沃。

附錄

嚴氏粲曰。水喻昭公。石喻桓叔。又設爲國人相語之辭。言以素絲爲中衣。以丹朱爲緣。以繡黼爲領。

此諸侯之服也。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。我將從子往沃。以見此桓叔。則如何不樂乎。子指叛者。設言其人。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。以應曲沃者矣。此微詞。以泄其謀。欲昭公聞之。而戒懼。早爲之備也。